

罗元生 著

百战将星

王尚荣

Baizhan Jiangxing Whang Shangrong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BAIZHAN JIANGXING
WANG SHANGRONG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百战将星——王尚荣

罗元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罗元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BAIZHAN JIANGXING
WANG SHANGRONG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百战将星

王尚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战将星:王尚荣/罗元生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1

ISBN 7-5033-1060-X

I. 百… II. 罗… III. 王尚荣-传记 IV. K825.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字数:316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9.80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年少蒙冤 1

1. 黑夜恸哭声
2. 17岁的“改组派”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二章 跨越雄关 8

1. 两块光洋救了命
2. 狭路相逢勇者胜，挥师大定城
3. 突发攻击，巧渡金沙江
4. 雪山低头迎远客
5. 野菜充饥，荒草泥潭，生死两茫茫
6. 21岁的师长跨进“红大”

第三章 跃马青山 41

1. “白皮红心”渡黄河
2. 打响晋北第一枪
3. 激战河庄。王尚荣负伤
4. “七一五团去大青山，看的就是你了！”

- 5.横扫阴山七百里,痛饮“乌兰花”
- 6.诗人啧啧赞叹:“你这个漂亮团长……”

第四章 扬威太行 77

- 1.驰赴冀中,关向应说:“你只能担任副旅长!”
- 2.反敌第五次围攻。与高士一合作
- 3.齐会大捷扬威冀中,吉田大队灰飞烟灭
- 4.中心开花,四面出击,教训张荫梧
- 5.血战陈庄,斗智斗勇,“牛刀子”新战术无力回天
- 6.罗瑞卿出马,王尚荣和黄克相爱结婚
- 7.赶赴晋西北。春节饭,莜麦风波
- 8.雨夜急进,二十里铺打伏击

第五章 黄河作证..... 128

- 1.争取大士绅。党外人士赞叹
- 2.成立武工队,八面玲珑,以挤对挤
- 3.以心换心,润物细无声
- 4.肃反风波。黄克转悲为喜
- 5.纺线车嗡嗡叫,大汉子干起了“婆姨活”
- 6.“沙场秋点兵”。王尚荣笑咧了嘴

第六章 挥戈北上..... 157

- 1.急进卓资山,何文鼎不停地哀叹:天灭我也……
- 2.反复争夺,包头城留下个血淋淋的感叹号

第七章 鏖战西北..... 174

- 1.王尚荣发火了。泪别延安
- 2.“牵牛”到安塞。歼敌一个旅

3. 三天鏖战蟠龙镇,活捉少将李昆刚
4. 摆阵沙家店,钟松的梦破了
5. 春季攻势。袋口扎得越紧越好
6. 长驱直入。“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身先死。”
7. 荔北对垒。浴血高塔高地
8.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第八章 挺进西宁..... 235

1. 扶眉硝烟。彭德怀说:这才叫全胜
2. 陇东追“马”,永靖渡河
3. 挺进西宁。上好部队进城第一课
4. “剿匪平叛仍很艰巨!”惜别大西北

第九章 坐镇中枢..... 262

1. 王尚荣电告张翼翔:炮击照常进行
2. “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最高品位的军事家
3. 平叛拉萨,王尚荣嘱咐部队:不得毁坏庙宇
4. 中缅边界勘界警卫。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5. 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布势
6. 东南海面风浪又起,四道防线布下地网天罗

第十章 寒霜傲骨..... 299

1. 祸起“8·25”,没有料到的一场“战争”
2. “第八号监护对象。”洋槐花包子
3. 王尚荣怒斥道:你们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吧
4. 车轮战审讯。皮炎越来越严重

第十一章 云开雾散 326

1. 相见时难。黄克给周总理写信
2. “八一”招待会。苦涩而温馨的团聚
3. 不寻常的接见。王尚荣“解放”了
4. 出任副总参谋长。一夜没合眼

第十二章 远瞩风云 345

1. 有备无患，一门心思盯紧自己的“家门”
2. 水患，水患！“军情急，灾情更急！”
3. 历史总会澄清被颠倒的事实
4. 知己知彼，敏锐审度，求索电子对抗的新课题

第十三章 志在千里 375

1. 西南烽烟。王尚荣住进了指挥中心
2. 挑战病魔。“我的文件怎么能积压？”
3. 爱神战胜了死神，再创医学奇迹
4. 将心不息。奇特的生日礼物
5. 回首童年，舐犊情深。一切依然在梦中

第一章 年少蒙冤

1. 黑夜恸哭声

1932年11月下旬的一个黄昏，残阳如血。

凶悍的西北风，好像憋足了几天几夜的劲，正一股脑地从蒙古高原猛冲下来，直捣黄河，闯入长江，凌厉恣肆，目空一切！

呼啸的寒风，搅动着黄昏中的落日，使本来不很晴朗的天空，显得更加昏昏沉沉。站在湘鄂西边界根据地的丘陵上，放眼天际，硕大的太阳懒洋洋地挂在西边，犹如半空中悬着的一个纸扎的火球。

丘陵西北坡上，那一株株眼看就要在春天放绿抽枝的新苗，突然间，被骄横的狂风拦腰折断，直挺挺地倒在山脚；粗壮点的树木，在狂风中左摇右晃，落叶飘零、枝桠相撞，发出凄厉的声音，就如临终的老牛在夕阳下发出的悲切呼唤，如泣如诉……

山在寒风中呜咽，水在寒风中沉默。

自然界的一切，都在默默地期盼着春天的来临！

就在这时，在湘鄂西红三军所在地——鹤峰县走马坪，顺着风向，传来了一阵阵清晰的训斥打骂声——

“你给我老实交待，你是怎么混进红军队伍的？”一个中年人的

声音，威严、凶狠。

“我在桃花山打游击的时候，湘鄂西政府和根据地群众，掩护我渡过长江，在潜江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红军！”一个青年人的声音，义正辞严、不卑不亢。

“你混进党组织，玷污了我们党的形象！你这个小‘改组派’，死到临头了，还不老实！我告诉你，你是个假党员，我们手上有证据！”中年人的声音更大了。

“我不是假党员，我没有玷污党的形象，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我王尚荣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我是由我的指导员刘世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人在哭诉着。

“啪！啪！啪！”一阵皮鞭抽打的声音。

“看你承认不承认，打死你这个顽固的‘改组派’，打死你这个假党员！”

“啪！啪！啪！”又一阵抽打声传来。

沉默，死一般的沉默。

只有寒风卷起枯枝败叶的声音！

“小小年纪，你还不知道我们专案组的厉害，弟兄们，拿出你们的高招来，今天好好治治这小子！”中年人又发话了。

拳头、木棍、皮鞭，即刻如雨点一样泼向这个年仅 17 岁的青年。

“组长，我看这小子快不行了，打死了明天怎么审？我们要得到的材料都没供出来，这样不好向上面交待哩！”一个年轻人向中年人说。

“对，不能让他这样痛快地死去！弟兄们，快拿凉水和辣椒汤来。”

“哗！”一大盆带有薄冰的凉水迎头泼了过来！

接着，传来了一阵阵呻吟声……

“给这小子灌点辣椒汤，免得他晚上死在这里！”

“你放心，组长，我会治他！”

“你们俩把这小子抬到西边的木屋里去，天黑了，快回去！”

就这样，这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瘦弱青年人，由两个人抬进了一个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小木屋里。

火球般的太阳躲进了西山之后，自然界的一切都隐藏在这浓浓的夜幕之中，好像不忍心让任何一个人去窥视这悲惨的一幕。西北风还在死劲地吹着，只是到了傍晚更加刺骨。家家户户都紧关着门窗，企图把寒风阻挡在屋外，村舍的狗在不远处发出阵阵叫人心慌的狂叫……

这个名叫王尚荣的青年，晕倒在这间四面漏风的小木屋的地板上。

夜深了，外面漆黑一团，风刮得更起劲了，小木屋的门被刮得“砰砰”直响。在朦胧中，王尚荣苏醒过来了，村边的狗凄厉的叫声让他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我不能死，妈妈呀，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我要活下去……”紧接着一阵撕心裂肺的恸哭！

哭声被风吹得很远很远，渺渺茫茫，令人生悲。远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的母亲，此刻你听到儿子的诉说了吗？

“我王尚荣到底犯了什么罪！老天呀，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

在红军队伍一年多的时光，如电影一样，在他脑中一幕幕地痛苦而沉重地闪现——

“妈，我要去参加红军，红军是为咱穷苦大众谋幸福的队伍，是为我们泥腿子做主的政府！”

“儿，你还不满16岁哩！你爹为养活两个妹妹，成天在外给人做牛当马，娘在家里就指望你了！”

“妈，当了红军才有出路，才能翻身做主……我会时常回来看你……妈，国民党徐源泉的第十军，对洪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

剿’，攻占了咱们调关，我一个八尺男儿，不能眼睁睁地看到咱故乡人民做牛做马吧，我要到桃花山打游击……”

“儿，你去吧，妈不留你！离开了妈，在外千万小心些，妈在家等着你回来啊……”说完，母亲泪眼汪汪地塞给了他两块光洋。

“德昌老兄，这个小伙子叫王尚荣，上过几年私塾，在桃花山打游击时，脑子灵活，方法多，他革命的热情高，天天做梦都想当红军，你看在我这张老脸上，就收下他吧！”调关工会李华庭主席对段德昌认真地说。

“哟，这小子果然不错，人高马大的，扛个枪动个炮没问题。”段德昌乐呵呵地说：“把他编在咱红九师二十五团吧！”……

“那个叫王尚荣的瘦高个新兵，脑子转得快，心里总能琢磨点什么，年轻时，李主席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打过游击，是个好苗苗，我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指导员刘世荣兴奋地说。

“指导员，我今生今世都要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为穷苦百姓的翻身解放，愿意上刀山下火海……”

……

王尚荣咬紧牙关微微翻了一下身，他睁大那双滴血的眼睛，朝外面使劲地望去。

这时，东方已露出鱼肚白，偶尔在密林深处，断断续续地传来几声鸟儿清脆的啼鸣。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怎么会是反党反红军的‘改组分子’呀？”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几分钟之后，王尚荣痛苦地闭上眼睛，再次晕倒在地。

“滚，你给我出去！”随着“咣”一声，小木门被踢开了，王尚荣被两名彪形大汉推了出来。

“完了，我彻底完了，我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王尚荣神情立刻紧张起来。

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那一个又一个熟悉而生动的面孔：

段德昌、孙涛清、周小康、柳克明、段玉明、唐赤英……

这些湘鄂西苏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一夜之间，一个接一个地死在“肃反”屠刀下！

“组长，还是把他带回去审一天吧！”

或许，是上苍有眼阎王开恩，向他关闭了“生死殿”；或许是人性中隐隐的良心发现，就这样，王尚荣暂时从地狱里走了回来！

2.17 岁的“改组派”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天，王尚荣被押回了部队，编入“担架组”。

受尽了凌辱和苦刑，身上没有好肉，惟一能支撑他的是信念，是“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的信念！

瘦骨嶙峋的他，抬着担架，走在部队的中间，寒风吹着伤口，疼痛得钻心入骨，为了保命，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着。

突然，他眼冒金星，浑身上下有气无力，前脚刚迈出去半步，后脚怎么也跟不上来，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

“唉哟，你这个臭小子，要害死我呀！”

“前天没让你喂狼，今天就来报复了，你这个小‘改组派’！”

躺在担架上的不是别人，而是九师政委陈培英，他见王尚荣一米八的个头，连个担架都抬不动，便气急败坏大发雷霆。

“他妈的，老子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话音未落，两个大耳光就重重地落在王尚荣瘦削的脸上。

“你这个畜牲，坏了良心，老子毙了你！”陈培英暴跳如雷一阵怒吼！

他伸手去摸别在腰间的手枪，“叭”的一声，子弹飞出了枪膛，或许是陈培英一时太冲动，或许是王尚荣命中注定本该不能这么

早地结束性命，这颗子弹从他的左侧擦身而过。

当陈培英再次扣动板机时，只剩下击锤击发的声音，子弹空了。

17岁的“改组派”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不能要这样的‘改组分子’，赶快把他赶走！”

陈培英怒气冲冲地向他的部下嚷道。

就这样，王尚荣被赶出了红军队伍。

凄风、狼嚎、杜鹃啼血。

17岁的“改组派”，揣着两块光洋，在走马坪的山脚下，哭了整整一夜！

朦胧中，他喃喃自语：“我离开了红军，我离开了家！……不，我不能，我不能离开部队，不能离开红军这个家！”

第二天，天刚破晓，王尚荣就摸着路回到了部队。

“参加了革命，红军就是我的家！”

“我不怕打，不怕杀，只怕离开红军这个家……”王尚荣哭诉着，感动了在场的许多同志。

“留下他吧，政委，这孩子太小，不懂事，今后好好教育就是了！”

“你就给他一条生路吧，政委，今后让他带罪立功！”

“政委，我求求你，这孩子是我看着他参加红军的，他对部队有感情，你就饶过他这一回吧！”……

不少老同志，哭着替王尚荣求情。

陈培英摸了摸脑袋，用一双疑惑的眼睛盯着王尚荣，一句话也没说。

王尚荣被暂时留了下来。当天中午就被关押在红三军军部特务连——“改组派”连服役。

江河解冻，枯木逢春。

1933年春天，贺龙、关向应到红三军军部检查工作，特务连的

不少同志，拉住这两位领导说：

“连队有个叫王尚荣的战士，被陈培英关押在这里。很可怜！这孩子积极勤奋，热爱工作，机灵聪明……”

关向应说：“17岁的娃娃，刚参军就成了‘改组派’，我不信！”接着，关向应很生气地说：“这都是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搞的鬼。肃反、肃反，一夜之间大人小孩都变成了反革命！滥施刑讯、任意捕杀、怀疑共产党人，还要不要革命！？你们马上向师里写个报告，迅速落实政策！”

11月，在贺龙、关向应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王尚荣终于调到红三军司令部担任参谋工作。他聪明机智，勤奋认真地开展工作的，被同志们一致看中。很快，到第二年4月，又被任命为红三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

第二章 跨越雄关

1. 两块光洋救了命

1934年金秋,红三军的将士们正忙碌着收获丰收的果实。

10月24日,乌江上游风平浪静,波光粼粼,灿烂的阳光洒照在黔东的每寸土地。在印江县木黄镇,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两双粗壮有力的巨手握到了一起。

会师后的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

王尚荣内心多了几分兴奋,但他马上镇静下来了。因为近日来,部队上上下下在隐隐约约地议论着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一天早饭后,谭友林拿着一张报纸找到王尚荣。

“你知道吗,尚荣,部队要开始行动了!”谭友林连忙翻开带过来的那张报纸。

王尚荣睁大眼睛,认真地看着谭友林手指的几行字: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做到避敌主力,发展红军有生力量,中央决定红二、红六军团开始湘西攻势。”

也就是在这时,王尚荣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在红军西进途中设置了重重封锁线,国民党前线各部队在传阅着蒋介石“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手谕。

几天后，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开始了湘西攻势。

18岁的侦察科长带领12名侦察队员，立即就地展开了行动。

在连续十多天的日子里，王尚荣顶着晨雾，踏着黄昏，钻进寂黑的夜幕之中，深入到每个山头、丘陵、河岸、村后，把刚进入永顺的敌先头部队摸得清清楚楚。

陈渠珍主力逼近永顺，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是打，还是扰？是退，还是进？”王尚荣在心里反复琢磨着，军团首长都在等着他的消息而下决心呢！

黄昏已近，永顺城西的敌人已开始行动了。王尚荣带着4名骨干队员，顺着一条浅水沟钻进城西敌人的哨所，从被俘的“哨兵”口中把真正情况捞到手。

“敌强我弱，我们必须放弃现在继续袭占永顺的计划。迅速撤离，向敌示弱，诱敌深入，采取在运动中寻机歼灭他们的战术！”王尚荣找到军团首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军团首长采纳了王尚荣的建议，速速率部撤出永顺。

当陈渠珍在永顺“扎营安寨”，准备找“红匪”主力决一死战时，红军正躺在永顺东侧的丘陵里养精蓄锐。

陈渠珍的第十军等不急了，到处搜山扰民。军团首长根据情况，决定红军一方面与敌保持接触，掌握其每时每刻动向；另一方面察看地形，瞅准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两天后，王尚荣遵照军团首长的指示，在天刚蒙蒙亮之时，再次带领侦察人员出发了。

“同志们，侦察敌情地形，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啊！”王尚荣边走边向同伴说着。

“我们要做有心人，要记住沿途中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一个小土堆，一根小木桩，一条小河流，都要牢牢地记在脑中。这些看似不起眼，在战场上可能成气候哩！”

王尚荣行进在前面，边侦察边思考着。